

尚書集注述疏

尚書集注述疏卷十七

順德簡朝亮述

周書

梓材

此康叔爲監。武王教以監者告庶邦之辭也。左傳。子金教
晉侯之言。論語。孟子。其於應對也。或代爲設辭。蓋古多有
之矣。非懼康叔齒少而爲之也。康誥曰。非汝封。又曰。劓
人。惟曰。未有遜事。曰。乃其速由文王作罰。乃裕民曰。我惟
有及。皆武王爲康叔設辭之見端也。今篇中設辭。其有言
王之言。宜矣。其篇首言王者。則以所達自邦君言之也。其
篇末言王者。又以所欲自康叔言之也。篇首以始之。篇末

以終之。而篇中則代監者所告焉。不亦備乎。先儒未得其說。以爲此篇多脫簡者。非也。康誥曰。汝惟小子。乃服惟宏王。應保殷民。亦惟助王宅天命。作新民。今梓材亦此意也。其言保民而達王者。皆所以宏王也。梓材名篇。異乎康誥。酒誥者。告康叔以告庶邦。稱誥則無所主名也。名曰梓材。隨舉其文名之也。猶詩之名檇樸也。監平聲。少去聲。爲康叔之爲去聲。

述曰。僖十五年左傳言晉侯云。子金教之言曰。朝國人而以君命賞。且告之曰。孤雖歸。辱社稷矣。蓋子金教之言而稱孤。猶梓材教之言而稱王也。論語言孔子教子路之對云。女奚不曰。其爲人也。發憤忘食。樂以忘憂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。孟子言教公都子之答云。敬叔父乎。敬弟乎。彼將

曰。敬叔父。曰。弟爲尸。則誰敬。彼將曰。敬弟。子曰。惡在其敬叔父也。彼將曰。在位。故也。子亦曰。在位。故也。孟子言教屋廬子之對云。於答是也。何有。往應之曰。紵兄之臂而奪之食。則得食。不紵。則不得食。則將紵之乎。踰東家牆而攫其處子。則得妻。不攫。則不得妻。則將攫之乎。蓋論語孟子之設辭。猶梓材之設辭也。其稱汝若恆越曰。稱惟曰。稱今王惟曰者。皆設辭而代監者所告也。則其篇中也。其自惟邦君而上言所達者。則其篇首也。其自己若茲監而下言所欲者。則其篇末也。皆無脫簡也。朱子謂梓材後都稱王。恐別是一篇。不應王告臣下。不稱朕子而自稱王。蓋疑其脫簡也。吳氏棫謂脫簡自王啟監以下。以爲是洛誥中書。蔡

傳謂此篇文多不類。自今王惟曰以下。若人臣進戒之辭。皆未察於古之爲文者也。若夫康誥篇首四十八字。或以爲梓材脫簡焉。繇今攷之。上下經文。皆不貫也。史記云。周公懼康叔齒少。爲梓材。示君子可濼則。此以周公爲說者。蓋以梓材爲成王之書。從書序也。失之矣。金氏履祥通鑑前編云。梓材。伏生以爲周公命伯禽之書。又云。今文當作周公曰。而無封字。此於經文。亦意言之爾。釋文云。梓亦作杙。或曰。大傳云。伯禽與康叔見周公。三見而三笞。康叔有駭色。謂伯禽曰。有商子者。賢人也。與子見之。乃見商子而問焉。商子曰。商山之陽。有木焉。名曰橋。二子往觀之。見橋實高高然而上。反以告商子。商子曰。橋者。父道也。南山之

陰有木焉。名曰杙。二子復往觀之。見杙實晉晉然而俯。反以告商子。商子曰。杙者子道也。二子明日見周公。入門而趨。登堂而跪。周公仰拂其首。勞而食之。曰。爾安見君子乎。二子以對。周公曰。君子哉。商子也。杙。古梓字。梓材之篇。蓋取諸此也。今不從者。經有三喻。獨梓材也邪。

王曰。封以厥庶民。暨厥臣。達大家。以厥臣。達王。惟邦君。

以者。邦君以之也。厥庶民者。其邦君之庶民也。卽下文言厥亂爲民之民也。暨厥臣者。及其邦君之羣臣也。卽下文言尹旅諸臣也。大家者。大臣之家。邦君所命。而庶民羣臣所奉命。而下達者也。卽下文言司徒司馬司空諸大臣也。孟子曰。在國曰市井之臣。在野曰草莽之臣。皆謂庶人。故

庶民羣臣大臣之家。皆統稱之曰厥臣。所以明其同爲臣而達王。不惟省文已也。達者通行也。此言下達其上。命通而遵行也。猶儀禮言昏禮下達也。下文所謂引者。引而達之也。所謂迷者。迷而未達也。王制曰。自天子達。非有達王者。何以能自天子達乎。邦君者。上則有王。下則有厥臣。今康叔爲邦君。康叔又監庶邦君也。故責邦君焉。自邦君言之。故不曰達于一人。而曰達王也。言以其庶民及其羣臣通而遵行乎大臣之家。以其臣通而遵行乎王。則惟邦君也。蓋邦君所能以之者。其事在下文也。今以下文大要言之。王保民者也。邦君敬勞以保民。則其臣亦敬勞以保民。引養引恬。引而達之。是邦君以厥臣自大臣至羣臣而達。

王矣。自大臣至羣臣而達王者。保民也。保民則迷民且不迷而達。是邦君以厥庶民爲厥臣。而達王矣。其以之達大家者。卽在是焉。蓋邦君命大臣保民。則厥亂爲民。其庶民無不從治。其羣臣無不從治民。下達其上。大臣之命通而遵行。是邦君以厥庶民暨厥臣。達大家者。可知也。於是乎同爲臣而達王。非邦君能以之哉。詩曰。受小國是達。受大國是達。此其言邦君之道也。勞去聲

述曰。中庸云。敬大臣也。體羣臣也。子庶民也。以言此經。則厥臣之序可推也。孟子云。百乘之家。蓋大家也。書疏引鄭云。於邑言達大家。於國言達王與邦君。王謂二王之後。鄭以與訓惟者。蓋如禹貢惟木之惟也。失之矣。經稱曰王。鄭

謂二王之後。於經病添文也。蔡傳云。大家巨室也。孟子曰。爲政不難。不得罪於巨室。以厥庶民暨厥臣。達大家。則下之情無不通矣。以厥臣。達王。則上之情無不通矣。王言臣不言民者。率土之濱。莫非王臣也。邦君上有天子。下有大家。能通上下之情。而使之無閒者。惟邦君也。蔡以厥臣自王言之。於文未適也。經言邦君以厥臣。蓋自邦君言之也。此左傳所以有陪臣之稱也。凡言達者。有上下之殊。中庸云。達乎天子。此上達也。王制言自天子達者。則下達矣。今以經下文攷之。皆下達之義也。僞傳云。言當用其衆人之賢者。與其小臣之良者。以通達卿大夫及都家之政於國。當信用其臣。以通王教於民。惟乃國君之道。此雖以下達

言而以言下文於義未融也。經言家不言都。傳以周官都家爲說亦非也。說文云。達通也。中庸於達道言所以行之者。謂通行也。引詩者長發文。其詩下文云。率履不越。遂視既發。蓋商頌言元王契之事也。毛傳云。履禮也。鄭箋云。發行也。元王廣大其政治。始堯封之商爲小國。舜之末年乃益其土地爲大國。皆能達其教令。使其民循禮不得踰越。乃徧省視之。教令則盡行也。孔疏云。教令盡行。是達之驗也。蓋以下達言也。此所謂達王者也。

汝若恆越曰。我有師師。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。予罔厲殺人。亦厥君先敬勞。肆徂厥敬勞。肆往姦宄殺人。歷人宥。肆亦見厥君事。戕敗人宥。王啓監厥亂爲民曰。無胥戕。無胥虐。至于敬寡。至

于屬婦。合由以容。王其效邦君越御事。厥命曷以。引養引恬。自
古王若茲。監罔攸辟。勞力報反。監平聲。古巖反。爲去聲。屬音燭。辟音僻。

汝若恆越。曰者設爲監者告庶邦之辭。蓋貫一節而言也。

若如恆常。越及也。謂汝如常言及之也。師師者相師。彙也。

猶臬陶謨言百僚師師也。司徒司馬司空邦君之三卿。皆

大臣也。上文所謂大家也。尹正也。若大夫爲正長。旅衆也。

若衆士。皆羣臣也。上文所謂暨厥臣也。殺戮無辜曰厲。敬

勞者敬以勞民。而恐傷之也。肆故今也。徂往也。存也。厯人

往犯罪者所過厯之人也。大戴禮曰。厯者獄之所由生也。

戕害也。監者方伯連率之職。所以監治庶邦君也。康叔以

孟侯爲監。酒誥所以言劾。恣侯甸男衛也。寡者對衆之稱。

論語言無眾寡無敢慢者。敬寡之義也。寡莫弱於寡婦。故敬寡尤以寡婦爲極焉。屬者聯屬可依也。婦者蒙上文所謂寡者而言也。由行也。容者容民也。承上文爲民而言。效白也。御事治事之臣。統司徒司馬司空尹旅而言也。引長恬安辟偏也。言汝如常言及之曰。我有相師癯者。凡其臣曰。予無厲而妄殺。人亦其君無妄殺者。先敬以勞民。故今其臣往而存其敬勞焉。故今往姦宄。往殺。人所過。歷之人有不知情而可宥者。宥之。故今亦見其君宥歷人之事。於害敗人有誤而可宥者。宥之。是師師也。蓋王開置邦君之監者。其治爲民而已。王之命曰。無相害民。無相虐民。其敬勞至于敬寡。其敬寡至于聯屬寡婦。君臣合行以容民。王

其白邦君及治事之臣。其命何以哉。以相引長養民也。以相引長安民也。自古王爲民若此矣。監者其無所偏也。此皆設爲監者告庶邦之辭也。蓋師師者敬以勞民。其養民也。其安民也。皆下文所謂保民也。師師者引而達之。王命遂行。此邦君以厥臣自大臣至羣臣而達王者也。正長之類反

類反

述曰。若如。詳泉陶謨疏。恆常。釋詁文。越及。詳微子疏。曲禮云。長者不及。毋僂言。論語所以稱言及之也。釋言云。越。揚也。今不以越曰爲揚言者。以揚言非恆言之常也。僂。傳云。汝惟君道使順常。傳遂以越曰爲於是曰。此添文釋之爾。昭四年左傳稱杜洩謂季孫云。吾子爲司徒。夫子爲司馬。

孟孫爲司空。夫子者叔孫也。此邦君之三卿也。尹正。釋言文。詩雨無正云。正大夫離居。鄭箋云。正。長也。旅。衆。釋詁文。禮記禮器云。士旅之儀。禮燕禮云。士旅食。是士以旅言也。稱曰稱子者。孟子云。諸大夫皆曰。可殺。又云。大夫曰。何以利吾家。其例也。殺戮無辜曰厲。周書諡癉篇文。以言此經。非諡而義同也。易井象傳云。君子以勞民勸相。蓋勞者勞之。此井養不窮之象有然也。肆。義詳盤庚疏。釋詁云。徂。往也。又云。徂。存也。蓋有所往。則有所存矣。互詳酒誥疏。引大戴禮者。子張問入官篇文。其上文云。專者。事之所以不成也。蓋歷與專對文。專者。自己專之也。歷者。自人歷之也。釋言云。辟。歷也。則歷亦辟也。文六年左傳云。辟荆獄。故曰。歷。

者獄之所由生也。蔡傳云。歷人者罪人所過。律所謂知情藏匿資給也。非也。歷人知情而宥之。可乎。墨子引大誓云。小人見姦巧。乃聞不言也。發罪鈞。此歷人不知情者。猶不宥也。此紂之厲般人也。今詳逸文。戕義詳盤庚疏。春秋宣公十有八年。邾人戕郈子于郈。易小過九三云。弗過防之。從或戕之凶。此故害之不可宥者矣。若夫誤害。則其可宥者也。今律。誤害者從減焉。釋文引馬云。戕。殘也。今不出之者。蓋殘則害之甚者也。今言可宥。必誤害焉。甚不甚。未可知也。周官大宰云。立其監。注云。監。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。引此經而言之。非也。詩旄邱序云。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。則康叔爲監可明也。脩與修通。率與帥通。王制云。千

里之外設方伯。五國以爲屬。屬有長。十國以爲連。連有帥。此與酒誥言勅。諸侯甸男衛者義同。則非監一國也。蓋監者察而治之。大小相維。治道然也。非疑而立之監也。王制云。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。監於方伯之國。國三人。又云。天子之大夫爲三監。監於諸侯之國者。其祿視諸侯之卿。此大夫爲監。非康叔孟侯之例也。論衡引梓材曰。疆人有王。開賢。厥率化民。蓋戕敗人有。啓監作開賢。亂爲作率化。皆今文之殘而譌者也。論衡說之。從人絕句焉。此非經之本義也。哀二十七年左傳云。無及寡。無畏衆。蓋敬寡則無及矣。王制云。老而無妻謂之矜。老而無夫謂之寡。此異稱也。襄二十八年左傳云。崔杼生成及彊而寡。蓋謂

寡夫。此通稱也。今經自寡而推之婦者。言其極也。說文云。嫗婦人妊身也。周書曰。至于嫗婦。蓋嫗者。屬之聲轉也。或曰。呂刑哀敬折獄。大傳作哀矜。漢書于定國傳作哀鰥。今經之敬寡。卽矜寡也。蓋矜寡與嫗婦對文也。非也。經言至于者。言其極也。詩芣苢序云。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。是嫗婦非若矜寡之極也。經何以不曰至于嫗婦。至于敬寡乎。此以見非經之本文也。僞小爾雅云。妾婦之賤者。謂之屬婦。屬逮也。逮婦之名。言其微也。此託於孔鮒而爲僞爾。僞傳以屬婦爲妾婦。蓋僞與僞同。非經之本義也。以妾婦非極。反在敬寡之下也。說文云。屬連也。言聯屬也。劉熙釋名。釋親屬云。屬續也。恩相連續也。蓋音轉而義通也。孟子云。

舍正路而不由。則由者行也。釋詁云。由從也。孟子云。由仁義行。蓋由而從之者。則有行之之道焉。互詳康誥疏。易師象傳云。君子以容民畜衆。蓋有所以容之者也。曲禮效駕注云。白已駕。疏云。效白也。僞傳言效實。蔡傳言責效。皆於經病添文也。廣雅云。效考也。以言此經。與所謂厥命者。於文未洽也。引長。釋詁文。詩卷阿云。以引以翼。易兌上六云。引兌。孟子云。物交物。則引之而已矣。皆言乎相引長者也。說文云。恬安也。周官大司徒云。以保息養萬民。以本俗安萬民。此引養引恬之類也。大學云。有國者不可以不慎。辟則爲天下僂矣。朱子云。辟偏也。蓋辟與僻通也。而監者宜慎矣。蔡傳以刑辟言之。非也。經言罔厲殺人。非罔攸刑辟。

也。

惟曰若稽田。既勤敷菑。惟其陳修。爲厥疆畝。若作室家。既勤垣墉。惟其塗墍茨。若作梓材。既勤樸斲。惟其塗丹雘。今王惟曰。先王既勤用明德。懷爲夾。庶邦享。作兄弟方來。亦既用明德。后式與集。庶邦丕享。皇天既付中國民。越厥疆土于先王。肆王惟德用。和澤先後迷民。用澤先王受命。菑側其反。壑許氣反。茨在私反。雘音獲。夾音協。澤音亦。先去聲。後之先。

惟曰者承上文汝若恆越曰而言。亦設爲監者告庶邦之辭。蓋貫一節而言也。稽田計田功也。田一歲曰菑。敷菑布始耕也。陳久修治也。久治以勤終也。疆田畛也。畝田閒水道也。垣墉者馬氏謂牆卑曰垣。高曰墉。是也。塗飾也。雘馬

氏謂堊色也。茨茅蓋也。梓良木名。樸木素也。斲攻木也。虺馬氏謂善丹也。今王惟曰而下。設爲監者述王之辭。先王文王也。明德者敬以勞民之本也。康誥言保民者所以必先言明德也。勤用明德者以始之用功言。非勤不能用也。詩曰。文王既勤止。用明德者以終之成功言。能用則勤可知也。康誥言文王之明德曰。用肇造我區夏。懷思也。夾者左右之近也。享獻也。詩曰。莫敢不來享。作勤也。兄弟謂同姓及異姓者。方竝也。后諸侯也。式用也。詩曰。儀式刑文王之典。集者如鳥之來集也。越及也。言皇天付民及土者。庶邦來集。有人此有土也。康誥所以言文王誕受厥命。越厥邦厥民也。述王言而曰肆王者。以所告自庶邦言之也。王

言稱王。康誥酒誥皆有之矣。懼說也。先後者。先之後之。皆引而達之也。詩傳曰。相道前後曰先後。迷民者。迷而未達之民也。易曰。先迷失道。詩曰。俾民不迷。言汝惟曰。所謂引養引恬者。若稽田也。若作室家梓材也。三者始既有然。終又惟其有然。皆相引長之勤。而後其田得以爲養。其室與器得以爲安也。今王惟曰。文王既勤用明德。懷德者。思爲左右之近。則庶邦享獻。而動兄弟之國竝來矣。文王亦既用明德。諸侯用文王之典來集。則庶邦且大享獻矣。此以先王明德。皇天既付中國民。及其疆土于先王。故今王惟德之用。和說而先後乎迷民。以說先王之用明德而受命。蓋先王既有然。今王又惟有然。是相引長也。庶邦君臣。今

念王言。先後乎迷民。相引長以養之安之。是和德說之也。卽下文所謂保民也。以迷民言之。舉難達者也。至于迷民亦說之。則不迷而達矣。此邦君以厥庶民爲厥臣而達王者也。聖過各反音惑說音。梟相道之相去聲。

述曰。經之三喻。易繫辭傳所謂引而伸之。觸類而長之也。史記云。曾稽者會計也。今言田功。若方田農事之程也。田一歲曰菑。釋地文。陳久。詳盤庚疏。王氏引之云。陳治也。古通。陳。周官稍人注。引詩信南山云。維禹陳之。毛詩陳作甸。毛傳云。甸治也。繇今攷之。治修重文。於義未融也。僞傳釋爲陳列。於文未洽也。說文云。疆。畛也。攷工記云。廣尺深尺。謂之畎。蓋田閒水道也。說文云。垣。牆也。吳語云。君有短垣。

而自踰之。釋宮云。牆謂之墉。詩良耜云。其崇如墉。易解上六所以言高墉之上也。塗與涂通。涂之所以爲飾也。釋宮云。牆謂之墜。說文云。墜白涂也。墜仰涂也。茨以茅葦蓋屋也。樸木素也。釋木云。椅梓攷工記有梓人。貴良木也。此以斲爲攻木之工也。馬義皆見釋文。書疏謂鄭引山海經云。青邱之山。多有青臚。說文云。臚善丹也。周書曰。惟其敷丹臚。蓋塗作敷也。書疏云。二文皆言敷。卽古塗字。蓋此文與上文。敷作敷也。皆以音近而異也。引旣勤者。詩齊文。懷思。釋詁文。禹貢云。夾右碣石。則夾以左右言也。左右則莫近焉。釋文云。夾音協。近也。僞傳云。懷遠爲近。此据僖七年左傳所謂懷遠以德也。江氏云。懷來諸侯爲夾輔。夾今陝反。

此据僖四年左傳所謂以夾輔周室也。皆自文王懷之而言也。詩皇矣云。予懷明德。襄三十一年左傳云。周書數文王之德曰。大國畏其力。小國懷其德。蓋言畏則懷可知也。故皆曰文王之德也。此自懷德者而言。詩汝墳所以歌父母孔邇也。以言此經。於義尤融也。經言后式典集。懷德之至也。享獻。釋詁文。引來享者。詩殷武文。作勳。詳堯典疏。詩伐木云。兄弟無遠。鄭箋云。兄弟。父之黨。母之黨。蓋以同姓及異姓釋之也。成二年左傳云。晉與魯衛兄弟也。此同姓者也。釋親云。母與妻之黨爲兄弟。又云。婦之黨爲婚兄弟。婿之黨爲姻兄弟。此異姓者也。方竝。詳微子疏。后爲諸侯者。堯典言羣后。其例也。釋言云。式。用也。引式典者。詩我將

文。毛傳云。儀善。刑。禮。典。常。也。王肅云。善用。禮。文。王。之。常。道。是也。詩言鳥之集者不一矣。皆謂來集焉。皇天既付中國。民。越。厥。疆。土。于。先。王。此。從。朱。子。以。一。句。讀。也。付。馬。本。作。附。懌。說。詩。板。毛。傳。義。也。引。詩。傳。者。詩。經。毛。傳。文。相。道。猶。相。導。也。引。易。者。坤。象。傳。文。釋。言。云。迷。惑。也。失。道。而。惑。則。未。達。于。行。矣。引。不。迷。者。詩。節。南。山。文。王。氏。鳴。盛。云。今。王。惟。曰。先。王。既。勤。用。明。德。已。下。周。公。因。誥。康。叔。而。并。戒。成。王。之。辭。通。上。康。誥。酒。誥。三。篇。總。結。之。也。孫。氏。采。其。說。焉。此。從。書。序。而。爲。之。說。爾。如。其。說。則。篇。首。王。若。曰。爲。周。公。之。辭。非。事。實。也。非。史。灋。也。誥。臣。而。并。戒。君。非。文。體。也。梓。材。之。義。其。通。乎。康。誥。酒。誥。者。蓋。旁。通。也。非。以。是。總。結。也。三。篇。皆。自。結。者。酒。誥。則。

惟言酒爾。奚所爲三篇之總結乎。

已。若茲監。惟曰。欲至于萬年。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。

已音以
監平聲

已。語辭。猶谷也。上文設辭。皆武王之言。而皆爲監者之言。

故武王於其終自歎而總結之曰。咨乎。當若此爲監矣。惟
曰者。終又設爲康叔所欲之辭也。蓋庶邦君臣。敬以勞民。
引養引恬。雖迷民。猶使之達。其所以達王者。皆以保民而
已矣。保民者。達王之大要也。今於其終特揭焉。詩曰。子子
孫孫。勿替引之。爾雅曰。子子孫孫。引無極也。相引以達。則
欲至于萬年矣。故永達王者。惟永保民也。○謹案梓材與
康誥。皆言保民。康誥自明德慎罰而言。用其義刑義殺。則
以宥與不宥者言之也。梓材自勤用明德而言。引養引恬。

則以宥者言之也。保民而先後乎迷民者。康誥所謂爽惟
民迪吉康也。康誥仁而義。梓材義而仁。故曰惟德用也。洛
誥曰。萬年厭于乃德。殷乃引考。蓋梓材之遺也。易曰。君子
以教思无窮。容保民无疆。梓材之誥。其有是也夫。厭於盡
反思去

聲夫
音扶

述曰。已。咨。詳大誥疏。引詩者。楚茨文。儀禮少牢饋食禮。言
祝嘏云。來女孝孫。又云。眉壽萬年。勿替引之。亦其義也。引
爾雅者。釋訓文。引易者。臨象傳文。

尚書集注述疏卷十八

順德簡朝亮述

周書

召誥

召者大保奭之采地名也。天下以稱之曰召公。成王將卽政。召公與周公奉王命作洛。召公因周公歸而告王。史以是敘之爲召誥也。蔡氏曰。召公拳拳於歷年之久。近反復乎夏商之廢興。究其歸。則以誠小民爲祈天命之本。以疾敬德爲誠小民之本焉。古之大臣。其爲國家遠慮。蓋如此。

奭始亦反
復音覆

述曰。召今在陝西鳳翔府岐山縣西南。古所謂召亭者也。

召誥之書。召公當作洛時。以成王將卽政而告之也。史記言作召誥於反政後。非也。蔡傳云。召公因周公之歸。作書致告達於王。蓋以爲召公自作書也。亦非也。史記言作召誥者。謂史作之也。蓋敘之爲召誥也。書序云。成王在豐。欲宅洛邑。使召公先相宅。作召誥。亦謂史作之也。此與序言周公作無逸者不同。如召誥爲召公自作也。則惟曰越自乃御事可矣。豈當日旅王若公乎。漢志云。召誥脫簡二。謂今文也。蓋以中古文校之也。今梅本召誥。固取之馬鄭王古文本者。則皆無所脫矣。互詳酒誥疏。

惟二月。旣望。越六日乙未。王朝步自周。則至于豐。

自篇首而下七節。史敘召誥之繇也。二月者。成王七年之

二月。掘洛誥七年而知也。蔡氏曰。日月相望謂之望。既望十六日。乙未。二十一日是也。越踰也。朝早也。馬氏謂舉事尙朝也。周鎬京也。去豐二十五里。馬氏謂豐。文王廟所在也。蔡氏謂此以宅洛告廟是也。論語稱大夫不可徒行。而况于王乎。言王步者。明乎王之告廟也。漢志稱武成曰。武王迺朝步自周。于征伐紂。蓋以伐紂告廟也。鄭氏曰。步行也。堂下謂之步。豐鎬異邑。而言步者。告武王廟卽行。出廟入廟。不以違爲文。恭也。從鎬行至于豐。就告文王廟。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。是也。蓋武王廟在鎬焉。大傳言堯典者曰。假于禱祖。自禱至于祖。自親至于尊也。今召誥亦然也。此古史之簡而明也。○謹案左傳曰。武王克商。遷九鼎于

雒邑。史記稱武王曰。我南望三塗。北望嶽鄙。顧詹有河。粵詹維伊。毋違天室。營周居于雒邑而後去。雒與洛通。蔡氏以爲宅洛者。武王之志。成王成之。是也。左傳曰。成王定鼎于郊。鄆。蓋定而成之也。故今王之告廟者。其告成也。

假音格詹

音贖鄆鄆音夾辱

述曰。史記云。周公行政七年。營雒邑。又云。成王七年。二月乙未。蓋叶乎洛。誥七年之文矣。洛古作雒。大傳云。周公攝政五年。營成周。詩文王疎。周官大司徒疏。引鄭云。是時周公居攝五年。二月三月當爲一月二月。此鄭從大傳。以召誥在五年。不同洛誥之七年也。今攷洛誥稱周公云。子惟乙卯朝至于洛師。召誥云。乙卯。周公朝至于洛。蓋其事同。

矣。鄭從大傳。非也。又鄭云。不云正月者。蓋待治定制禮。乃正言正月。故也。亦非也。是時定天下久矣。豈猶未定正朔。若大誓序之稱一月乎。凡日月一歲十二會焉。方會爲晦。既會爲朔。朔之後。晦之前。皆十五日。月在地上。日在地。圖之下。月當日衝。若相望然也。漢志引此經說之云。是歲二月。乙亥朔。庚寅望。後六日得乙未。蓋據經而推之也。說文云。越踰也。朝早。釋詁文。馬義見史記集解。詩文王有聲云。作邑于豐。其言武王云。宅是鎬京。蓋文王遷豐。武王遷鎬也。說文云。鎬。在長安西。上林苑中。長安者。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也。史記索隱云。豐在鄠縣東。臨豐水。東去鎬二十里。鄠縣者。今陝西西安府鄠縣也。武成。今詳逸文。鄭義。

見詩王風譜疏。曲禮疏。史記集解。說文云。步。行也。蓋鄭與之同。堂下謂之步。釋宮文。曲禮所以言堂下布武也。武者步之迹也。字書云。輦行曰步。非古義也。不以遠為文者。據經之為文曰。王朝步自周。則至于豐。若不遠然也。引左傳者。桓二年及宣三年文。杜注云。武王遷九鼎時。但營雒邑。未有都城。至周公乃卒營雒邑。謂之王城。故傳曰。成王定鼎于郊。鄩是也。宣三年左傳又云。昔夏之方有德也。貢金九牧。鑄鼎象物。此其九鼎之繇歟。戰國策云。昔周伐殷而取九鼎。一鼎九萬人挽之。蓋遷之也。史記言武王營雒者。皆本之周書度邑篇也。詹與瞻通。三塗今在河南河南府嵩縣南。昭十七年左傳云。請有事于雒與三塗。此其近洛

者也。嶽者北嶽恆山也。鄙者嶽麓之野也。天室者天王之居也。郊鄙者以山而名也。周書作雒篇云。南繫于雒水。北因于邠山。是也。

惟大保先周公相宅。越若來。三月。惟丙午朏。越三日戊申。大保朝至于洛。卜宅。厥既得卜。則經營。大音太。允相皆去聲。朏方尾反。

大保召公之官也。相視宅居也。蓋視洛所居也。越于也。與粵通。越若者蔡氏謂古語辭也。越若來者言召公于是來也。武成言武王伐紂曰。粵若來。二月。既死霸。其爲文同也。朏月出也。漢志稱古文月采篇曰。三日曰朏。戊申蔡氏謂三月五日也。洛者洛汭之地也。說詳洛誥。卜宅卜居也。得卜者洛誥所謂惟洛食也。經謂始度之也。營謂四表之也。

霸音魄度
徒落反

述曰。相視。釋詁文。宅居。釋言文。武成者。漢志所引文也。今詳逸文。覲禮云。天子曰。非佗。伯父寔來。春秋。桓公五年。冬。州公如曹。六年。春。正月。寔來。亦其例也。於文。月出爲朏。古文。月采者。書疏引作周書。月令。此疏文之譌也。漢書律曆志注云。月采。說月之光采。或曰。魯語云。少采夕月。蓋言禮。月采服歟。漢書賈捐之傳云。吉行日五十里。顧氏炎武云。召公營洛。乙未。自周。戊申。朝至于洛。凡十有四日。是也。孫氏云。蓋七百里也。詩靈臺云。經之營之。又云。經始勿亟。毛傳云。經。度之也。蓋始度之也。鄭箋云。營。表其位。蓋四表之也。王逸楚辭注云。南北爲經。東西爲營。非也。經言達觀于

此周公以豕宰攝祭而告宅洛也。蓋位成而祭于其位也。郊者蔡氏謂祭天地也。故用二牛是也。漢志稱禮記曰。兆於南郊。所以定天位也。祭地於大折。在北郊。就陰位也。蓋在邑外。故曰用牲于郊。社者祭后土之神也。周官曰。建國之神位。右社稷。左宗廟。蓋位在庫門內者也。故曰社于新邑。此惟祭告社者。土功故也。不言宗廟者。王已自周而祭告于豐也。牛羊豕皆具。大牢也。蔡氏謂社用大牢。禮也。大音太

述曰。丁巳。三月十四日也。周官大宗伯云。若王不與祭祀。則攝位。言攝祭也。量人云。凡宰祭。與鬱人受學。應而皆飲之。言豕宰之攝祭也。彼注不及應焉。今攷禮月令注云。應。

猶次也。蓋以次而徧飲之也。僞傳云。郊以后稷配。故二牛非也。禮郊特牲云。郊特牲而社稷大牢。又云。於郊。故謂之郊。牲用騂。尚赤也。用犢。貴誠也。故云。帝牛不吉。以爲稷牛。帝牛必在滌三月。稷牛唯具。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。此言配祭之郊也。今此經無配以后稷之文。非以稷牛言也。周書作雒篇云。乃設丘兆于南郊。以祀上帝。配以后稷。雒與洛通。此言洛之所設于郊者爾。非言周公攝而祭告之郊也。祭告之郊。蓋周官所謂類祭也。其禮與冬至圜丘之郊不悉同。亦與祈農事之郊不悉同。襄七年左傳云。夫郊祀后稷。以祈農事也。是故啟蟄而郊。郊而後耕。此夏之正月。周之三月也。周公以三月攝郊。告洛事。非祈農事也。今

之祭告。祭于天地之位。以丁巳一日而分祭之也。告天而不告地。無是義也。詩序云。昊天有成命。郊祀天地也。然則天地皆稱郊矣。牛二者。尊天地之辭。若稷牛於帝牛。經不常別其文乎。周書世俘篇云。用牛于天于稷。蓋別其文也。然則郊可以無配乎。宣三年公羊傳云。郊則曷爲必祭稷。王者必以其祖配。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。自內出者。無匹不行。自外至者。無主不止。此傳不得其義而爲之說爾。郊特牲云。天子無客禮。莫敢爲主焉。則人之於天也。其孰爲主乎。孝經云。嚴父莫大於配天。詩序云。思文。后稷配天也。又云。生民。尊祖也。后稷生於姜嫄。文武之功起於后稷。故推以配天焉。郊特牲云。萬物本乎天。人本乎祖。此所以

配上帝也。繇是言之。后稷配天。豈以爲外至之主哉。堯典云。肆類于上帝。固不言所配也。孝經云。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。阮氏元以爲此召誥所謂用牲于郊也。非也。后稷配天。天子之禮也。周公既爲是禮。必請天子始行之。周公必不攝而始行之也。攝而始行之。非所以尊祖也。漢志引武成云。辛亥祀于天位。周書世俘篇云。辛亥祀于位。用簋于天位。又云。告于天于稷。然則武王既告于天于稷矣。然未成乎其禮制也。中庸云。武王末受命。周公成文武之德。追王大王王季。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。蓋祀禮者。周公相成王而成之也。周公成郊祀。故曰。周公郊祀。后稷以配天。漢書平當傳引孝經而言之。亦以爲周公制禮也。僖二

十四年左傳云。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。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。言封建者周公定之也。不然。則傳言封建者凡十六國。而魯在其中矣。將周公自封於魯乎。是爲曹魏公先也。史記封禪書云。周公既相成王。郊祀后稷以配天。此非謂其相成王而成之者乎。禮祭灋云。瘞埋於泰折。祭地也。大折猶泰折也。詳堯典類祭疏。或曰。郊特牲云。社所以神地之道也。然則社于新邑。蓋祭地也。非也。祭灋云。王爲羣姓立社。曰大社。王自爲立社。曰王社。諸侯爲百姓立社。曰國社。諸侯自爲立社。曰侯社。大夫以下成羣立社。曰置社。月令所以稱命民社也。蓋社者。地之道也。地者。母之道也。人於其母。皆得而親焉。故社者。后土之神。所以神地之道也。

而非祭地之大禮也。今此經言社者。蓋所謂大社也。王制云。祭天地之牛。角繭栗。又云。天子社稷皆大牢。則社不與祭地同也。角如繭如栗者。所謂騂犢也。祭地尊之。禮從其質而少者也。禮以羊豕爲少牢。則大牢者。三牲牛羊豕也。祭社親之。禮從其文而多者也。昭二十九年左傳云。土正曰后土。又云。共工氏有子曰句龍。爲后土。蓋傳言五行之官也。故云。后土爲社。言句龍爲后土之官。而配食乎社也。若夫左傳言周棄爲稷者。亦言后稷爲田正之官。而配食乎稷也。故曰。稷田正也。蓋稷者。五穀之長也。旣以名其神。又以名其官。書疏云。孝經說社爲土神。稷爲穀神。句龍后稷配食者。是鄭之所從也。蓋書疏統言乎鄭義歟。今此經

言社不言稷也。僞傳云。社稷共牢。書疏云。不言稷。省文也。蓋失之矣。且僞傳謂句龍爲社。后稷爲稷。亦豈察於左傳以配食言者乎。引周官者。小宗伯文。

越七日甲子。周公乃朝用書。命庶殷侯甸男邦伯。

書者蔡氏謂役書也。左傳曰。士彌牟營成周。計丈數。揣高卑。度厚薄。仞溝洫。物土方。議遠邇。量事期。計徒庸。慮材用。書儻糧。以令役於諸侯。亦此意也。邦伯者邦國之伯。蓋州伯也。言侯甸男服之邦伯。不言采衛者。先其近也。宋王氏曰。庶邦冢君咸在。而獨命邦伯者。公以書命邦伯。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。○謹案林氏曰。自乙未之日距甲子。凡一月爾。周召之規模。其敏如此。是也。雖然。此非敏而時使。

者哉。左傳曰。凡土功。水昏正而栽。日至而畢。故詩曰。定之方中。作于楚宮。定者。水之星也。以夏十月昏而正中。踰月則日南至矣。今作洛之成。在周十有二月。爲夏十月焉。洛誥可推也。周公用書。其量事期也。豫矣乎。經下文曰。厥既命殷庶。庶殷丕作。此統言用書後作洛之辭。經所以不繫之乎日月也。作洛之始。在周三月。爲夏正月焉。漸東作矣。故攻位焉而已。書疏以爲遷都事大。農時役衆。何其誣哉。

牟音謀。度徒落反。栽平聲。定多佞反。

述曰。甲子。三月二十一日也。引令役者。昭三十二年左傳文。杜注云。度深曰仞。物相也。相取土之方面是也。邦伯詳盤庚疏。引土功者。莊二十九年左傳文。栽者。杜注謂樹板。

榦也。引詩者定之。方中文釋天云。營室謂之定。蓋在北方。故爲水之星也。作洛非遷都也。詳洛誥疏。

厥既命殷庶。庶殷丕作。

殷庶者殷之衆人也。自昔爲殷之衆而稱之也。上下文言庶殷者衆之般人也。自今爲周之衆而別之也。互文也。作者作洛也。庶殷難化。今且大作焉。則周之邦伯大作可知也。

述曰。洛誥云。佅來毖殷。蓋使來毖戒者。王慮庶殷不大作也。此必周公將命殷庶時也。

大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。乃復入錫周公曰。拜手稽首。旅王

若公。

復扶又反

呂氏以爲此周公將自洛歸鎬。召公因周公歸而達之王。是也。蓋史敘之爲召誥者繇此也。以者謂左右而率之也。冢大也。衆邦大君。自大保之稱諸侯而言也。經言出言復入。不言始入者。互見而省文也。始入不取幣而出取幣者。亦以見始入乃知公歸之可因也。幣者諸侯來洛獻王之幣。下文所以言奉幣供王也。錫與也。旅陳也。謂陳幣而陳告也。若如也。旅王若公者。旅王若旅公也。言若公者。蒙上省文。猶左傳言人之欲善。誰不如我。謂如我之欲善也。言大保乃率諸侯出取獻王之幣。乃再入以與周公。大保言曰。拜手稽首。今陳於王。如陳於公者焉。此陳幣而陳告。因周公歸而達之王也。蓋言旅王若旅公。則公歸可知也。

音奉

椿

述曰。朱子云。此蓋因周公以告於王爾。朱子與呂氏義同。春秋。僖公二十有六年。冬。公以楚師伐齊。取穀。左傳云。凡師能左右之曰以。今於此經。蓋左右而率之也。大保乃以庶殷者。率役衆。猶率師衆也。大保乃以庶邦冢君者。猶顧命言大保畢公率諸侯入而左右也。冢。大釋詁文。與古通。子。釋詁云。錫子也。又云。錫賜也。今以賜言。於文未適也。旅。陳。釋詁文。若如。詳臯陶謨疏。引左傳者。僖九年文。蓋亦史文之古者也。昭十九年左傳云。諺所謂室於怒。市於色者。蓋怒色也。亦蒙上省文也。書疏於上文周公至洛者。引鄭云。史不書王往者。王於相宅無事也。於此文引鄭云。召公

見衆殷之民大作。周公德隆功成。有反政之期。而欲顯之。因大戒天下。故與諸侯出取幣。使戒成王立於位。以其命賜周公。又引王云。爲戒成王。賜周公也。僞傳云。王與周公俱至。文不見。王無事。蓋傳於此經。與鄭王說略同。皆非也。洛誥云。孺子來相宅。則王於相宅。豈無事乎。洛誥云。戊辰。王在新邑。烝祭歲。則王至新邑明矣。此洛誥所以不書王至也。洛誥以祭事之重而特書。然王相宅之事。固以王在新邑而明也。今召誥不書王至。則當書王在新邑矣。且洛誥不書王至。亦不書公至也。今召誥則不然也。朱子云。公至洛。皆書日以謹之。不應詳臣略君如此也。朱子明乎公至而王不至也。故謂王與周公以乙卯日至洛。則書王至。

者尤重於書公至矣。且丁巳之郊。戊午之社。王當自祭焉。何以謂王無事也。若王以郊社之後至。當書曰某日王至于洛。大保以庶邦冢君覲王。此齊氏召南所以推朱子之說而辯之也。經言出取幣者。適一時之宜爾。豈以欲顯周公之故邪。經言入錫周公者。言大保率諸侯入與之也。非言王賜之也。今謂以王命賜周公。於經病添文也。儀禮鄉射禮云。主人以賓三揖。鄉飲酒禮有其文。以作與。蓋其義通也。今於此經。非其義也。夫召誥者。惟召公之誥焉。非與諸侯敷奏者也。書疏引鄭云。所賜之幣。蓋璋以皮。及寶玉大弓。此時所賜。鄭自王賜言之也。然下文言奉幣供王。不言賜公也。春秋定公八年冬。盜竊寶玉大弓。公羊傳云。寶

者何。璋判白弓繡質。龜青純。此鄭說之所繇也。寶玉不盡於璋。故鄭殊而及之也。璋以皮者。周官小行人合六幣之一也。鄭因公羊傳而推之爾。然公羊傳豈以爲召誥時之賜乎。江氏從鄭而益之云。旅。陳也。言旅王若公。則王在矣。蓋王以既得周公獻卜而來也。洛誥言周公云。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。又云。佯來以圖及獻卜。若王與周公以乙卯日至洛。安用佯來獻卜乎。僞傳非也。江氏辯僞傳者。蓋於洛誥得之矣。然其說以王在言之。則召誥何不爲洛誥王在新邑之文邪。蘇氏云。旅。讀如庭實旅百之旅。諸侯之幣。旅王及公者。尊周公也。今攷禮郊特牲云。旅幣無方。聘禮云。賓面如覲幣。賈疏云。賓私面於卿。其幣與私覲於君同。

也。漢書武帝紀云。復子若孫。顏注云。若者。像及之辭也。則蘇氏所言似矣。然下文言奉幣供王。不言及公也。蓋禮無王庭而旅及私面之幣者。不二尊也。襄三年左傳言公及晉侯之盟云。孟獻子相。公稽首。知武子曰。天子在。而君稽首。寡君懼矣。哀十七年左傳言公會齊侯之盟云。孟武伯相。齊侯稽首。公拜。齊人怒。武伯曰。非天子。寡君無所稽首。繇此言之。經於大保旅王。言拜手稽首者。不可以爲及公矣。書嘉禾序云。旅天子之命。謂陳告也。孟子云。我非堯舜之道。不敢以陳於王前。則旅陳者。豈惟陳幣乎。呂氏云。陳戒成王。又云。陳王及公。然此篇無陳戒於公者也。且以王及公言之。則呂氏所謂召公因周公歸而達之王者。於經

文無所見矣。何繇而知公歸也。下文所謂越自乃御事者。將王及公之御事邪。君臣以御事同稱。非立言之體也。僞傳云。陳王所宜順周公。蓋以若爲順也。然下文所陳。自旦日而外。皆非以公爲言也。何爲以順公者總挈之乎。

誥告庶殷。越自乃御事。

自此而下至篇終。皆召公陳告成王者。今陳告周公以達之也。誥告庶殷者。言王誥告而治之。若多方多士之誥告是也。洛誥所謂毖殷。亦誥告也。越。于自由也。御事者。指言治事之臣。呂氏謂不敢指言成王是也。左傳敘虞人之箴曰。敢告僕夫。此後世稱陛下之所繇也。言誥告其庶殷。必于由汝御事。蓋庶殷者。天下所觀望也。故召公特言之。庶

殷難化。而上文言庶殷丕作矣。今作洛圖治。以治庶殷爲急。而非王德之化。雖誥告而罔聽焉。呂氏謂召公言其本是也。洛誥言庶殷者。必使殷懷王德。亦此意也。故下文皆

以王德言之。

陸傍禮反

述曰。釋詁云。由自也。今轉注之。詩思齊箋引書曰。越乃御事。無自字。蓋引而節之歟。經下文云。王先服殷御事。言所自也。引左傳者。襄四年文。後世稱陛下者。蓋在堂陛下。則治事之臣也。僞傳云。召公指戒成王。而以衆殷諸侯。於自乃治事爲辭。謙也。諸侯在。故託焉。此傳自王在洛言之也。如其言。則經當曰。越御事。如梓材之例矣。而所謂自乃者。不亦綴旒乎。

嗚呼。皇天上帝。改厥元子。茲大國殷之命。惟王受命。無疆惟休。亦無疆惟恤。嗚呼。曷其柰何弗敬。

元首也。元子。鄭氏謂首子是也。易曰。大哉乾元。又曰。首出庶物。萬國咸寧。蓋天子爲元首焉。詩曰。天位殷適。使不挾四方。謂殷紂也。言皇天上帝改其元子。此大國殷之命。易所謂革者也。休。美。恤。憂也。言惟王受元子之命。無窮之美。亦無窮之憂。苟弗敬德。則不知憂而失其美矣。何其柰何弗敬德乎。重歎之也。適與嫡同

述曰。元首。釋詁文。鄭義見書疏。又鄭云。凡人皆天之子。天子爲之首爾。今不出之者。爲其辭嫌於人皆天子也。引易者。乾象傳及革象傳文。詩六月毛傳云。元。大也。僞傳言大。

子其義也。引詩者。大明文。詳大誥紀敘疏。皇天上帝。改厥元子。茲大國殷之命。以一句讀也。其曰上帝者。可微讀之。爾釋詁云。休美也。恤憂也。無疆。詳大誥篇。廣雅云。曷何也。天既遐終。大邦殷之命。茲殷多先哲王在天。越厥後王。後民。茲服厥命。厥終智藏。瘵在。夫知保抱。攜持厥婦子。以哀籲天。徂厥亡。出執。嗚呼。天亦哀于四方民。其眷命用懋。王其疾敬德。瘵工頭反。夫音扶。攜音昨。籲羊灼反。

大邦殷者。猶上文大國殷也。邦國恆言。變文者。互相備也。殷先哲王言多者。孟子所謂賢聖之君六七作也。越。于也。後王者。紂也。後民者。紂之民也。服事也。盤庚以後。王告民者。則曰。先王有服。恪謹天命。康誥以保民言天者。則曰。明

乃服命。蓋天命在民。後王當以後民而服事天命也。猶下文言欲王以小民祈天永命也。潔病也。保抱保而抱之。攜持攜而持之。籲呼亦總也。眷顧也。詩曰。乃眷西顧。疾速也。言天既遠終大邦殷之命矣。此殷多先哲王之靈在天。于其後王後民。此服事其天命。蓋殷先王不欲遠終其天命。而欲後王以後民服事之也。其後王終使明智者退藏病民者在位。故夫後民惟知保抱其子。攜持其婦。以哀呼天。往其逃亡。出則執之。其可哀如此。乃歎天總哀于四方之民。其遠終于殷。眷顧所命。而改用勉德也。今王其速敬德哉。

述曰。詩烝民云。邦國若否。瞻卬云。邦國殄瘁。此邦國之恆

言也。詩崧高云。南國是式。又云。登是南邦。遂云。揉此萬邦。聞于四國。此言邦言國之互相備也。其變文者。亦以成文之聲而變之也。今以知史之爲文。一言無所苟也。服事。釋詁文。瘵。一作鯀。釋詁云。鯀病也。郭注引此經作鯀。康誥云。瘵厥君。今言病民者。以經言哀民也。病民則病其君可知也。說文云。籲。呼也。亦總。詳臯陶謨疏。說文云。眷。顧也。引詩者皇矣文。釋詁云。速疾也。今轉注之。釋詁云。遐。遠也。詩下武云。世有哲王。三后在天。今言殷之先王。明世德也。越厥後王。後民茲服厥命。以一句讀也。其曰後民者。可徵讀之。爾書疏引王云。匹夫知欲安其室。抱其子。攜其妻。以悲呼天也。僞傳云。夫知保抱其子。攜持其妻。釋文云。夫知竝如。

字。此猶曲禮鄭讀若夫之夫。以如字失之也。於文未適也。
釋詁云。知匹也。孫氏以言此經。謂丈夫有匹偶者。非也。既
曰婦子。則知其爲丈夫有匹偶者。何必又言夫知乎。且言
匹夫。可也。言夫匹。則晦而迂矣。今攷隱三年左傳釋文云。
夫音扶。發句之端。後放此。桓十三年左傳去。夫豈不知楚
師之盡行也。今讀夫知。當同。經言厥終者。承上文後王言
之也。言夫知者。承上文後民言之也。釋詁云。徂往也。詩北
風序云。莫不相攜持而去焉。言徂往也。今往亡而出執。詩
桑柔所謂云徂何往者也。

相古先民有夏。天迪從子保。面稽天若。今時既墜厥命。今相有
殷。天迪格保。面稽天若。今時既墜厥命。

相去聲。墜
垂去聲。

此承上文言殷者而溯夏以及殷也。申氏謂夏遠故曰相古。殷近故曰今相。是也。先民者對後民而言。明其時天命之保民者則先王也。天迪者天之導民也。猶多方言帝之迪。詩言天之膺民也。於夏言子者。蔡氏謂禹傳之子是也。孟子曰。天下之民從之。又曰。不從堯之子而從舜。今言從子者。民從夏禹之子也。保者保民也。面者。真氏謂鄉之不肯也。若順也。無逸曰。非天攸若。今言天若者。天之所順也。孟子曰。天與子則與子。是鄉而考乎天之所順也。有殷不言先民者。蒙上省文也。格。正也。蓋民格也。民去夏從殷。格其不正而至於正。猶論語言民之且格也。易言湯之革者曰。順乎天而應乎人。順乎天者。順乎天之所順。是亦鄉而

考之也。言視古先民於有夏。天導民從夏禹之子而保之。夏禹傳子而民從。則夏先王鄉而考乎天之所順也。而今夏後王於後民之時。既墜失其天命矣。今視有殷。天導民格正而保之。殷湯正夏而民格。則殷先王鄉而考乎天之所順也。而今殷後王於後民之時。既墜失其天命矣。蓋天命所繇墜失者。以其背天而不能稽之也。故下文以稽謀

自天言之。

鄉與嚮同

述曰。申氏者時行也。明史有傳。酒誥言殷之後王云。惟民自速辜。蔡傳云。曰民者。猶曰先民。君臣之通稱也。於此經上文言後王後民者。蔡以爲指紂也。然則蔡謂先民亦先王矣。僞傳云。視古先民有夏之王。蓋其說同。今攷詩那云。

自古在昔。先民有作。蓋民人也。先民猶先人也。那爲商頌。先民者。先王也。然凡經之文。散文則通。對文則異。今經言後王。又言後民。言先哲王。又言先民。蓋對文也。非如酒誥言惟民者之散文也。釋詁云。迪。道也。導與道通。引詩者詩板文。毛傳云。牖道也。或曰。釋詁云。迪。作也。蓋天迪者。天作也。繇今攷之。上下經文。於義未融也。書疏引鄭云。面。猶回向也。然回向者。先背而後向也。以言此經。非也。鄉與向通。周官。樞人。鄭注云。面。猶鄉也。以言此經。是也。孟子。趙注云。格。正也。論語。何注同。蔡傳於先民有夏云。天啟迪之。又從其子而保佑之。於有殷云。天啟迪之。又使其格正。夏命而保佑之。蔡言又者。於文未適也。多方云。惟帝降格于夏。言

天命格夏也。若夫天命無不正。安可言格正夏命乎。或曰。苟云。天啟迪其格。正有夏而保佑之。可矣。然經文當一例也。今云。天啟迪其從子而保佑之。可乎。從子者。禮言婦人之義也。今自夏禹言之。非也。詩時邁云。昊天其子之。釋詁云。格至也。以言此經。亦非也。僞傳云。夏禹能敬德。天道從而子安之。禹亦面考天心而順之。又云。天道所以至於保安湯者。亦如禹。繇傳言之。則經何不於禹言至於保安者乎。何不於湯言從而子安之乎。經言天若。非堯典欽若。昊天之例也。且言面鄉。則順天者在其中矣。莊元年穀梁傳云。人之於天也。以道受命。不若於道者。天絕之也。此所謂天若也。易繫辭傳云。天之所助者。順也。又云。履信思乎順。

思乎順者考天之所順也。釋詁云。墜。落也。邢疏云。左傳曰。弗敢失墜。其義也。

今冲子嗣。則無遺壽考。曰。其稽我古人之德。矧曰。其有能稽謀
白天。有音又

此承上文面稽天若而言。無與毋通。遺棄也。壽考者老成人也。言我古人者親之也。有與又通。自從也。言今王以冲子嗣位。則毋棄老成人。蓋曰。其老成人能考我古人之德也。况曰。其又能考謀從天乎。謂以知人而知天。莫如壽考之能也。蔡氏曰。無遺壽考。蓋君天下者之要務。幼冲之主於老成之臣。尤易疏遠。故召公特言之。易以智反

述曰。詩谷風云。棄予如遺。則遺者棄也。釋詁云。考老壽也。

漢書孔光傳引壽者作者老。蓋義同也。論語云。竊比於我老彭。此我古人之例也。釋詁云。從。自也。則自亦從也。

嗚呼。有王雖小。元子哉。其不能誠于小民。今休。王不敢後。用顧

畏于民。曷。

誠音咸。曷五咸反。

此顧上文言元子惟休惟恤者而申告之也。有王者天下共有之王也。春秋所以誅無王也。其者蔡氏謂期之之辭。誠和也。孟子曰。得其民有道。得其心。斯得民矣。和者得其心之道也。上文所謂疾敬德者。和民之本也。王不敢後者。卽所謂疾也。蔡氏以爲不敢緩者。是也。曷險也。大學曰。失衆則失國。言民險也。蔡氏謂小民至微而至可畏。是也。言有王雖幼。乃天之元子哉。王其大能敬德和于小民。則今

之休美矣。今王其和民不敢後也。以顧畏于民險焉。蓋知恤也。○謹案易曰。天險不可升也。地險山川邱陵也。莊子曰。凡人心險於山川。難於知天。今召誥所謂民晷者。豈以爲人心之險哉。謂夫天命生民。民性之直。民心好惡之公。守之而不可犯者也。凡天下守之而不可犯者。孰有過於民心好惡之公者乎。故謂之民晷也。蓋以是爲民險矣。天道至公也。則有天險焉。地道至公也。則有地險焉。人道至公也。則有民險焉。民險者守之而不可犯者也。論語曰。斯民也。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。故召誥言天德之敬節性之和者。敬以和其民。行乎其直道之公也。蓋有王元子之所以爲誠和也。亦有王元子之所以如兄弟之友而友民。

也。於是乎民險皆平矣。天險之平。以天道之和也。地險之平。以地道之和也。民險之平。以人道之和也。從古以來。敵國外患。苟不得其平。恃以守國者。皆無可恃焉。恃民暑之險也。故古之敵國。若無所顧畏矣。而終不敢不顧畏者。有民暑在也。而謂有王元子。反不顧畏于斯乎。多士曰。罔顧于天。顯民祇。酒誥曰。迪畏天。顯小民。皆不言民暑也。而其險昭然矣。苟不顧畏于斯。必無以和其民也。是有王元子。竟自失其民險也。其危矣哉。而不知者。以爲民暑者。莊子所謂人心之險也。挾衆而誣言。犯上而作亂。皆民暑也。此所以稱民權也。何其戾於召誥之義哉。蘇氏曰。民猶水也。水能載舟。亦能覆舟。物無險於民者矣。斯喻也。猶嫌於莊

子所謂人心之險也。以其未挈乎民心好惡之公守之而

不可犯者也。

訕剛去聲

述曰。春秋誅無王者。春秋之公義也。非穀梁傳所謂桓無王之鑿也。不。說文引作不。蓋文之脫爾。或据以爲不。古通。非也。誠和。說文義也。暑。古通巖。書序傳巖。史記作傅險。則暑者險也。隱元年左傳云。制巖邑也。杜注以巖險言之。偽傳云。暑。僭也。下民僭差。此傳妄以聲求義也。說文云。暑。暫暑也。周書曰。畏于民暑。讀與巖同。然讀用顧上屬焉。於文未適也。蓋其引而節之歟。偽傳云。王不敢後能用之士。此於經病添文也。其讀用上屬焉。亦失之矣。引易者。坎象傳文。引莊子者。列禦寇篇文。論語云。衆好之。必察焉。衆惡

之。必察焉。蓋察其好惡之公私也。大學言民之好惡者。好惡之公也。明德而非拂人之性者也。易訟彖傳云。險而健。言其險之私也。坎彖傳言天地之險者。言其險之公也。猶同曰道焉。而易有君子小人之分。召誥言天命。言節性。而言民彝也。則險之公也。非險之私也。金人畏宋之義民。其故有繇然也。

王來紹上帝。自服于土中。旦曰。其作大邑。其自時配皇天。毖祀于上下。其自時中乂。王厥有成命。治民今休。

此承上文言誠小民者而言作洛圖治也。來者來洛也。其時王在鎬。召公在洛。故期之曰王來。紹繼也。王爲天之元子而繼天。故告之曰紹上帝。服治也。事也。言自治事者。以

王將親政也。土中者洛爲中國之地中也。周官曰。大司徒以土圭之灋測土深。正日景。以求地中。日南則景短多暑。日北則景長多寒。日東則景夕多風。日西則景朝多陰。日至之景。只有五寸。謂之地中。天地之所合也。四時之所交也。風雨之所會也。陰陽之所和也。然則百物阜安。乃建王國焉。洛與雒通。周書作雒篇曰。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。以爲天下之大濶。史記曰。此天下之中。四方入貢。道里均。皆土中之義也。曰周公名也。王氏謂禮君前臣名是也。言王其來洛而繼上帝。將自治事于王土之中。在旦之言曰。其作洛大邑。其由是德配皇天。毖戒祀事于上下神祇。其由是宅中而治。王其有天之成命。治民惟今之休美焉。景古影字

尺有之有音
又湊千候反

述曰。紹繼釋詁文。書疏云。鄭王皆以自爲用。蓋從詩執競
毛傳義也。今於天子而言用事。則非矣。說文云。服治也。釋
詁云。服事也。周官大司徒注云。晝漏半而置土圭。鄭司農
云。土圭之長。尺有五寸。以夏至之日。立八尺之表。其景適
與土圭等。謂之地中。互詳堯典疏。攷工記玉人云。土圭。尺
有五寸。以土地。漢書婁敬傳言成王都雒者。與史記略同。
惟婁敬又云。以爲有德則易以王。無德則易以亡。凡居此
者。欲令務以德致人。不欲阻險。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。如
其言。將以鎬阻險而洛不阻險乎。當是時。鎬爲西周。洛爲
東周。成王非居洛而不居鎬也。豈其終阻險邪。夫居鎬者。

非欲阻險也。居洛者非不設險也。易坎彖傳云。地險山川
邱陵也。王公設險以守其國。聖人曷嘗不言險哉。孟子云。
地利不如人和。又云。固國不以山谿之險。得道者多助。失
道者寡助。此召公所謂敬德誠民者也。戰國策言吳起對
魏武侯云。在德不在險。其義也。然非謂舍其險而居不險
也。呂氏春秋言南宮括對魯穆公云。君獨不聞成王之定
成周之說乎。其辭曰。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。惟余一人有
善。易得而見也。有不善。易得而誅也。此冀敬之說所繇也。
繇今攷之。於以見子史所言。其不如經言之善者若斯也。
孟子云。遊於聖人之門者。難爲言。信哉。王義見書疏。釋詁
云。由自也。則自亦由也。毖戒祀事者。詳洛誥疏。

王先服殷御事。比介于我有周御事。節性。惟日其邁。比毗志反。邁莫敗反。

此承上文治民而言。蔡氏謂治人當先服乎臣。是也。服者治之而受治也。若孟子所謂心服也。言服殷御事。不言服周御事者。殷臣難治。能治殷臣。則周臣可知也。上文言詰告庶殷矣。殷御事者。庶殷之統也。故必先服焉。比。近。介。助也。猶多方之言夾介也。性者。天生人五常之性。蓋其氣之生理也。天生聖人。其性無待節之。而無不節者矣。其生人而氣之偏者。於理不能無過不及之差。非節之。無以爲中也。且氣麗形而生。其形之動其氣。而危其理者。又能無節欲乎。蔡氏以爲節其驕淫之性。是也。邁。行也。詩曰。我日斯邁。易曰。君子以成德爲行。日可見之行也。蓋性德所行者。

也。言王先治殷御事。以近助于我有周御事。必節其性。惟日以其性德行之。蓋治殷臣使有德行也。○謹案召誥之言性也。其先後言性者之歸乎。商書曰。不虞天性。虞者。度也。無逸曰。天命自度。以其度而度之。所謂節性也。此先乎召誥言性者。非召誥安所明之乎。中庸曰。天命之謂性。又曰。喜怒哀樂之未發。謂之中。發而皆中節。謂之和。節性者。節其性而和。不失中也。此孟子所謂性善也。所謂養其性也。樂記曰。人生而靜。天之性也。感於物而動。性之欲也。物至知知。然後好惡形焉。好惡無節於內。知誘於外。不能反躬。天理滅矣。節性者。節其性而欲不滅理也。此孟子所謂忍性也。故曰。口之於味也。目之於色也。耳之於聲也。鼻之

於臭也。四肢之於安佚也。性也。有命焉。君子不謂性也。惟
忍性。然後能養其性。皆所以節性也。孔子曰。性相近也。相
近。則當有節之者矣。張子曰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。善反之。
則天地之性存焉。節之者。善反之者也。此後乎。召誥言性
者。非召誥安所開之乎。皆中之中。爲行德行之行。皆去
聲。度徒落反。自度其度如字。

述曰。廣雅云。比。近也。詩正月云。洽比其鄰。言近也。介。助。詩
行葦箋。義也。釋詁云。介。右也。而釋詁右助義同。蓋爲介者。
所以助也。蔡傳云。近。副我周之御事。使其相觀爲善。繇。蔡
言之。蓋若多士。所謂比事多遜也。然於上文。言王先服者。
義不貫也。王制云。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。呂氏春秋云。節
乎性也。注云。節。猶和也。亦其義也。五常。詳臯陶謨五典疏。

邁行。釋言文。引詩者小宛文。箋云。邁行也。引易者乾文言。樂記云。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。今言知知者。言物至則心知知之也。樂記注云。知知每物來則又有知也。疏云。爲每一物皆知。是物至知知也。非也。其言性之欲者。何也。論語云。我欲仁。斯仁至矣。此天理也。非人欲也。此性之欲之本也。詩關雎序云。發乎情。民之性也。史記云。國風好色而不淫。此皆天理也。皆非人欲也。此性之欲之不失也。今注引樂記者。其下文云。夫物之感人無窮。而人之好惡無節。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。人化物也者。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。蓋自申其義焉。此性之欲之失也。非性之欲之本也。或曰。言性者皆謂孟子與孔子不同。若司馬氏光者且疑孟

子也。今乃同之乎。夫皆謂不同者。皆非也。皆未萃而言之。爾。論語云。性相近也。程子云。此言氣質之性。非言性之本也。若言其本。孟子之言性善是也。何相近之有哉。絲。程子言之。性之本者。天地之性也。如其性之本非善歟。則氣質之性將有相遠而不相近者矣。朱子云。此所謂性。兼氣質而言者也。絲。朱子言之。其兼而言者。明乎天地之性爲之本也。性善之端。躍如也。孟子云。詩曰。天生蒸民。有物有則。民之秉夷。好是懿德。孔子曰。爲此詩者。其知道乎。故有物必有則。民之秉夷也。故好是懿德。此孔子之言性善也。論語云。人之生也直。又云。斯民也。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。性善故也。孝經云。天地之性。人爲貴。又云。父子之道。天性

也。君臣之義也。以性善而貴之也。故云不在於善。而皆在於凶德。雖得之。君子不貴也。謂其悖乎性之本也。此孔子之言性善也。易繫辭傳云。一陰一陽之謂道。繼之者善也。成之者性也。仁者見之謂之仁。知者見之謂之知。百姓日用而不知。故君子之道。鮮矣。此孔子之言性善也。非性相近之繇邪。一陰一陽。其氣則五行之氣相生也。其道則布四德爲五常之理。善則其繼之者。謂天命之續而與人者焉。象傳所謂物與无妄也。孟子所以言性善而謂人無有不善也。性則其成之者。謂人生之定而受天者焉。自天而繼續於人。人受天之氣以成形。皆受天之理以成性。蓋性自人之生而生者也。於是乎天命之性。而氣質之性雜之。

則成性偏矣。其不雜之則全矣。其全也。爲聖人焉。蓋所謂君子之道者。其偏也。爲仁者焉。爲知者焉。衆則爲百姓焉。雖其偏也。其性非不可復也。序卦云。復則不妄矣。象傳云。復其見天地之心乎。復而全焉。蓋亦所謂君子之道者。孟子所以言性善而謂養其性也。養其天命之性也。孟子所以言性善而又謂忍性也。忍其氣質之性也。故性之理生於心。孟子不曰良知良能乎。故云。堯舜性之也。其無待養之者也。人之氣質之偏。自其一端而養之。養之有序。吾性中天理之節。將節於斯哉。孟子云。惻隱之心。仁之端也。羞惡之心。義之端也。辭讓之心。禮之端也。是非之心。智之端也。凡有四端於我者。知皆擴而充之矣。所謂養也。養而充

之。非達之不可也。故云。人皆有所不忍。達之於其所忍。仁也。人皆有所不爲。達之於其所爲。義也。若夫性之欲者。動乎耳目口鼻四肢諸形之間。忍之。所以節之也。其無待忍之者。孟子言君子所性而施於四體者。是矣。故云。形色天性也。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。其有待忍之者。孟子言陷溺其心。言蔽於物而引之者。是也。繇是言之。所謂性善者。蓋孟子私淑乎子思而願學孔子者也。中庸云。率性之謂道。如其性非善歟。而率性也。道云乎哉。然而疑孟子者。終以有性不善而疑之也。非也。人性之端。情也。情善則性善可知也。象之殺舜。不善孰羞焉。而見舜則忸怩。何哉。其情善也。孟子云。乃若其情。則可以爲善矣。乃所謂善也。韓子原

性不疑於叔魚楊食我。越椒之不善乎。而其疑有可釋者。孟子云。雖存乎人者。豈無仁義之心哉。方氏苞云。宋元兇。劭之誅也。謂臧質曰。覆載所不容。丈人何爲見哭。唐柳燦。臨刑自詈曰。負國賊。死其宜矣。絲是觀之。劭之爲子。燦之爲臣。未嘗不明於父子君臣之道也。然則韓子所疑者。不可釋乎。多方云。惟狂克念作聖。性善故也。互詳多方疏。或曰。孟子言四端者。必曰。人皆有之。孟子道性善。其義也。趙注云。人生皆有善性。如趙氏言。蓋謂人之性皆有善也。非謂人之性皆善也。然孟子稱堯舜而言之。豈有善已乎。性善者言乎性之本也。皋陶謨陳九德于舜前。其采采而變化氣質者有然也。或曰。程子云。性卽理也。孟子注采之。

何也。今攷鄭樂記注云。理猶性也。蓋所釋若同而微不同。朱子云。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。此孟子注也。於文尤洽也。程子云。論性不論氣不備。論氣不論性不明。二之則不是。今朱子以所生者爲言。蓋理麗氣而生也。氣質之繇亦在其中矣。劉氏敞云。永叔問曰。人之性必善。然則孔子所謂上知與下愚可乎。曰。可知。愚非善惡也。嗚呼。古之言性者。言治民也。無空言也。言治民者。以言性爲空言。則召誥言治民者也。曷言性乎。言性者。言治民之原也。不辯其原。民無繇治矣。今願采其要而言之也。敢不辯焉。孔子引詩者。蒸與烝通。夷與彝通。永叔者。歐陽脩之字也。王敬作所。不可不敬德。

此承上文王先服殷御事而言。蔡氏謂化臣必謹乎身是也。作爲也。蔡氏曰。所處所也。猶所其無逸之所。王以敬爲所。則無往而不居敬矣。不可不敬德者。甚言之也。是也。論語曰。爲政以德。譬如北辰。居其所而衆星共之。故論語言南面者。必曰居敬。皆此意也。蓋上文所謂節性者。其德之和也。能敬而後能和。敬也者。蓋節性所繇入德也。於殷御事。言節性於王言敬德。互相備也。明乎其節性者。必當敬德也。明乎其敬德者。卽以節性也。言敬而曰作所。蓋所行皆然。則惟日其邁。可明也。多士之誥告者。則勉之曰。爾克敬。多方之誥告者。則戒之曰。不克敬于和。故王欲先服殷御事者。苟不敬德。必不可也。上文所謂誥告庶殷。越自乃

御事者於此見之矣。共音拱

述曰。釋天云。北極謂之北辰。而釋天題其後曰星名。則北辰者星也。或以對南極之北極爲言。非古義也。

我不可不監于有夏。亦不可不監于有殷。我不敢知曰。有夏服天命。惟有歷年。我不敢知曰。不其延。惟不敬厥德。乃早墜厥命。我不敢知曰。有殷受天命。惟有歷年。我不敢知曰。不其延。惟不敬厥德。乃早墜厥命。監去聲

此顧上文言夏殷墜命者而申言之也。監視也。於夏言服天命。於殷言受天命。互文也。能服天命者乃受天命。故先言服命。而後言受命焉。有歷年者。猶君喪言多歷年所也。延長也。早者謂夏殷先已然也。蔡氏曰。夏殷歷年長短。所

不敢知我所知者。惟不敬德則墜命爾。

述曰。監視釋詁文。孫氏謂釋詁云。艾。厯也。詩庭燎傳云。艾。久也。則厯亦久也。是未可執也。孟子謂厯年多矣。不又謂厯年少乎。經不惟曰厯年。而曰有厯年。則多有之也。延長釋詁文。僞傳云。夏言服。殷言受。明受而服行之。互相兼也。傳言互文。是矣。然失其先後所言之序也。

今王嗣受厥命。我亦惟茲二國命。嗣若功。王乃初服。

我者我王也。嗣。繼也。若功。猶其功也。孟子曰。以若所爲。嗣若功者。蔡氏謂繼其敬德有厯年者也。服。謂服事天命。蒙上文也。初服。謂初卽政也。言今王繼受其天命。我王亦惟此夏殷二國之命。繼其功。蓋王今乃初事矣。明今爲嗣服。

天命之始也。此結上文監于夏殷之意。而起下文知命在初之義。

述曰。我義詳康誥疏。嗣繼釋詁文。我亦惟茲二國命。嗣若功。以一句讀也。其曰二國命者。可徵讀之爾。論衡云。召公戒成王曰。今王初服厥命。於戲。若生子罔不在厥初。生此。隳括引之。蓋連下文爲更端之辭。嗚呼作於戲。從今文也。僞傳云。繼順其功。此釋若爲順也。非也。王乃初服。僞傳以屬下節焉。似矣。然上文言受命者。必言服命。此備承之也。僞傳亦非也。蔡傳云。况王乃新邑初服乎。然經言宅新邑者。固在下文。此非以新邑言也。

嗚呼。若生子罔不在厥初。生自貽哲命。今天其命哲。命吉凶。命

歷年知今我初服。

此承上文王乃初服而言。初生謂子幼少時也。漢書稱孔子曰。少成若天性。習慣如自然。蓋慎初生之始也。貽遺也。與詒通。詩曰。自貽伊戚。其言可反觀矣。歷年承吉凶而言。則長短可知。省文也。知今我初服。猶曰我初服。今知。倒文也。言王之初服。譬若生子。無不在其初生。自遺哲命也。蓋天命生人。人性皆善。莫不命之以五常之明德。所謂哲也。今天其命哲矣。能敬德而不失其命哲者。則命之以吉。命之以歷年多。是我初服自貽哲命也。不敬德而失其命哲者。則命之以凶。命之以歷年少。是我初服不自貽哲命也。所以知吉凶之歷年者。我初服今知矣。蓋命哲者。命之理。

也。命吉凶。命歷年者。命之數也。初服者。事之始也。吉凶歷年者。事之終也。今之所知。以理知數。以始知終也。中庸曰。至誠之道。可以前知。其知於此也。○謹案經言命哲不言命愚。何也。易曰。一陰一陽之謂道。繼之者善也。成之者性也。是天之生人。命哲不命愚也。此孟子所以道性善也。其或愚者。則生人氣質之偏爾。是疾也。非命也。詩曰。庶人之愚。亦職維疾。論語所以言愚爲民疾也。論語言生人者。則曰。人之生也直。而言愚疾者。則曰。古之愚也直。故愚者而自貽哲命焉。中庸所謂或困而知之。雖愚必明也。愚者而不自貽哲命焉。論語所謂下愚不移也。故曰。困而不學。民斯爲下矣。雖然。哲者非愚也。哲者而不自貽哲命焉。亦何

以自成其哲哉。詩曰。哲人之愚。亦維斯戾。蓋自戾也。

少去聲賈

音慣遺唯季反

述曰。論衡引此經而說之云。生子。謂十五。子初生。意於善。終以善。蓋以十五初入大學言也。今攷內則云。子能食食。教以右手。能言。男唯女。俞六年。教之數與方名。七年。男女不同席。不共食。八年。始教之讓。九年。教之數日。十年。出就外傅。居宿於外。學書計。十有三年。學樂。誦詩。舞勺。成童。舞象。學射御。皆所謂初生也。經固統言之也。引漢書者。賈誼上疏言教太子者也。僞傳云。如子之初生。習爲善則善矣。亦賈疏之意也。貽遺。釋言文。罔不在厥初。生自貽哲命。以一句讀也。其曰初生者。可微讀之爾。引自詒者。詩小明文。

詩靜女釋文云。貽又作詒。蓋義通也。獨文詳康誥。政人疏。偽傳云。今天制此三命。惟人所修。修敬德則有智。則常吉。則歷年。不敬德則愚。凶。不長。傳以三命言之。則愚亦命也。非也。此經所不言也。江氏說與偽傳同。蔡傳云。今天其命。王以哲乎。命以吉凶乎。命以歷年乎。皆不可知。所可知者。今我初服。何如爾。初服而敬德。則自貽哲命。而吉與歷年矣。蔡以其命哲者爲不可知。將有其命愚者邪。於義未融也。孟子言歷年之多少。則歷年豈必多邪。蔡以歷年若永年與偽傳同。皆偏也。於文未適也。引易者繫辭傳文。釋詁云。續繼也。則繼亦續也。孝經云。父母生之。續莫大焉。易繫辭傳云。乾陽物也。坤陰物也。說卦云。乾爲天。爲父。坤爲地。

爲母天地之生人也。爲之父母。其繼續則同。互詳上文疏。引愚哲者。詩抑文。毛傳云。職主也。而傳無釋疾者焉。朱子以稟賦之偏釋之也。又朱子云。戾反也。言反其常。蓋視毛傳言戾罪者則長矣。

宅新邑。肆惟王其疾敬德。王其德之用。祈天永命。

此承上文言自貽哲命者而申告之也。上文於初服言之。以王初卽政。蓋嗣服天命之始也。此於宅新邑言之。以王新作洛。蓋宅中配天之始也。肆。今也。今惟王其疾敬德。蓋丁寧申告之辭。王其德之用者。猶梓材言肆。王惟德用也。祈求也。此非祭祀之祈也。詩言聿修厥德者。則曰永言配命。自求多福。蓋所以求之者。德之用也。今王之用。何以能

自貽哲命乎。王其德之用。求天永命。蓋求歷年之吉也。
述曰。僞傳云。天已知我王初服政。居新邑洛都。傳連上文
言之。非也。其以知爲天知。淺矣。詩敬之言天命云。日監在
茲。豈惟知我初服居洛乎。然傳分初服與宅新邑言之。是
矣。蔡傳云。宅新邑。所謂初服也。非也。肆。今釋詁文。說文云。
祈。求福也。引詩者。文王文。王其德之用。祈天永命。以一句
讀也。其曰用者。可微讀之爾。

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。亦敢殄戮用乂。民若有功。其惟王
位在德元。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。越王顯。

此承上文王其德之用而言。彝。常禮也。若順也。商書曰。民
有不若德。詩曰。萬民是若。言其惟王毋以小民過用非禮。

亦敢殄戮用治之。蓋治民當用德也。民順德乃有功焉。蔡氏謂疾敬德則緩用刑是也。易曰元者善之長也。君子體仁足以長人。故曰乃位乎天德。今言王在元子之位其德則元是位在德元也。刑濫越于也。言其惟王用德而位在德元。天下小民乃不敢淫用非彝。惟濫王用德于天下則于王德顯矣。此所謂民若有功也。蓋上文言民曷者敬德而念民彝也。此言民若者敬德而化非彝也。皆所以誠小

民也。

長丁
文反

述曰釋詁云彝濫常也。則彝者常濫也。引詩者闕宮文引易者乾文言文。偽傳讀曰亦敢殄戮用乂民非也。此傳以康誥讀用康乂民者推之爾。然商書不曰用乂讎斂乎。其

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。以一句讀也。其曰非彝者。可微讀之爾。僞傳從彝絕句焉。則所謂勿以者。蓋不完矣。蔡傳云。惟順導民。則有功。民猶水也。水汎濫橫行。失其性矣。然壅而遏之。其害愈甚。順而導之。可以成功。此蔡以民若爲若民也。於文末適也。詩烝民云。民之秉彝。好是懿德。此民之順者。可言順民也。洛誥所以言若彝而隸民彝也。今日小民淫用非彝。此民之不順者。是當使民順也。豈可言順民乎。孟子云。水逆行謂之洚水。禹之治水。使逆行之水皆順也。非順乎逆行之水也。

上下勤恤。其曰。我受天命。丕若有夏歷年。式勿替有殷歷年。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。

此總結上文而申告之也。勤勞也。恤者卽所謂無疆惟恤也。其曰者所期之辭也。式用替廢也。以者朱子謂如春秋以某師之以。蓋左右而率之也。言今君上臣下皆勞憂其所期者曰。我王受天命。大如有夏之歷年。用勿廢有殷之歷年。兼而受之。此天之永命也。蓋有所祈則有所受矣。今何以受之乎。欲王以小民受之也。明欲王疾敬德而誠小民也。孟子曰。民爲貴。又曰。得乎邱民而爲天子。林氏以爲卽此天命在小民之意也。真氏曰。命在天。於小民何與。蓋天以民爲心爾。蔡氏曰。小民者勤恤之實也。

與音預

述曰。勤勞。釋詁文。釋言云。式用也。替廢也。以義詳上文疏。漢志於夏云。繼世十七王。四百三十二歲。於殷云。凡殷世

繼嗣三十一王。六百二十九歲。此言其大略爾。史記三代世表。夏殷之年。固不詳也。孟子趙注云。邱十六井也。天下邱民。皆樂其政。則爲天子。殷湯周武是也。趙氏釋邱者。据司馬遷也。蓋民以邱爲數也。

拜手稽首曰。予小臣敢以王之讎。民百君子。越友民。保受王威命明德。王末有成命。王亦顯。我非敢勤。惟恭奉幣用。供王能祈天永命。奉方孔反

此敘召公自明其取幣告王之意。而申結上文也。予小臣者。王氏謂召公自謂是也。蓋謙辭。讎對也。詩曰。以對于天下。對民者。猶洛誥所謂答其師也。釋文曰。讎。或作酬。蓋酬亦對答之義也。百君子者。王之諸臣。統殷周之御事而言。

也。百君子爲民之望。當有以對民。故曰。離民百君子。越于也。善兄弟爲友。友民者。如兄弟而善其民。所謂誠小民也。王者。父天母地。稱元子焉。四海之民。皆父母之子。皆兄弟也。故曰。友民。威命者。王所以令百君子也。呂刑曰。德威惟威。明德者。卽敬德之所成也。王者之德。惟敬故明。以此能誠和而友民者也。大學所以慎明德與民同好惡也。未終也。終有者。顧上文。王厥有成命而言也。亦總也。勤卽勤恤之勤。奉幣者。召公之職也。周書克殷篇言。武王之祀社者。則曰。召公奭贊采。今以陳庶邦。冢君之幣也。而陳告焉。其曰。惟恭奉幣者。其意猶曰。惟謹奉職也。言召公終拜而言曰。子小臣敢以王之對民。百君子。子友善其民者。安受王

威命之明德。則王終有天之成命。王之德總顯矣。予於此非敢謂勤。惟謹奉幣以供王能誠小民而求天永命。蓋召公自明其供職而助王也。自誥告庶殷。越自乃御事者。而至此篇終。其旅王若旅公者。蓋如此。而公固在百君子中矣。上文言欲王以小民受天命。此言予小臣敢以百君子受王命。所謂上下勤恤也。故召誥於是終焉。○謹案召誥之義。觀於其詩。皆足以發矣。詩序曰。公劉。召康公戒成王也。成王將蒞政。戒以民事。美公劉之厚於民。而獻是詩也。其詩曰。篤公劉。此非稽古人而治民。今休者乎。詩序曰。洞酌。召康公戒成王也。言皇天親有德。饗有道也。其詩曰。嗇弟君子。民之攸歸。此非以敬德治民。而祈天永命者乎。詩

序曰。卷阿。召康公戒成王也。言求賢用吉士也。其詩曰。愷弟君子。俾爾彌爾性。又曰。爾受命長矣。君子者王也。彌性者主之敬德也。敬以節性。日邁不已。則彌終其性而盡之。所以能永命也。此非御事之賢而王所繇服之者乎。其詩曰。藹藹王多吉士。維君子使。媚于天子。又曰。藹藹王多吉人。維君子命。媚于庶人。吉士及吉人者。百君子也。王爲君子。以天之元子。而位在德元。則百君子皆受命焉。媚于天子。而媚于庶人者。受王命以友民也。此非御事之賢而能誠小民者乎。是故召公之詩。與召誥同。以此見召誥之義。萬世不能易也。

奉職之奉如字
阿音迴卷音權

述曰。書疏引鄭云。言召公拜訖而復言也。今不出之者。鄭

說非因周公歸而告王也。王義見書疏。釋詁云。仇讎匹也。仇匹合也。合對也。詩兔置云。公侯好仇。蓋異乎左傳所謂。怨耦曰仇者矣。則讎義可明也。詩抑云。無言不讎。謂凡言。則無不對之也。引詩者。皇矣文。鄭箋云。對答也。絲是推之。今之責有司者。猶曰。何以對民。亦古之遺言也。書疏引鄭云。百君子王之諸侯與羣吏。今言王之諸臣。皆統之矣。僞傳云。敢以王之匹民百君子。治民者非一人。民在下。自上匹之。言與匹民百君子。於友愛民者。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。傳義然矣。於文未洽也。其釋以爲與。非也。且從百君子絕句焉。失其讀矣。蔡傳云。讎民。殷之頑民。與三監叛者。百君子。殷之御事庶士也。友民。周之順民也。非也。頑民者。書

序之辭云爾多士云。用告商王士。又云。爾殷遺多士。豈謂之頑民乎。今以殷之頑民爲周之讎民。尤非立言之體也。友順者蔡。据鴻範言。彊弗友者推之也。然以爲周之友民。則何獨遺周之百君子乎。經言百君子。不斥言殷也。王氏應麟云。梓材謂之迷民。召誥謂之讎民。不敢有忿疾之心焉。蓋皆商之忠臣義士也。亦非也。桓二年左傳云。武王克商。遷九鼎于雒邑。義士猶或非之。然則當時謂之義士矣。豈謂之讎民乎。詩節南山云。俾民不迷。豈謂殷民乎。薛氏季宣云。讎民先於友民者。作洛以鎮商人爲先也。然經言先服殷御事矣。奚不曰先服讎民乎。蔡傳於此無釋。越焉。繇蔡推之。則越及也。今言越于者。召誥言越者數。自越日。

而外皆訓于也。善兄弟爲友。釋訓文。白虎通云。王者父天。母地。爲天之子也。論語云。四海之內皆兄弟也。張子西銘云。乾稱父。坤稱母。子茲藐焉。乃混然中處。又云。大君者。吾父母宗子。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。凡天下疲癯殘疾。惻獨鰥寡。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。此所謂友民也。惟敬。故明者。堯典。欽明之義也。易繫辭傳云。其初難知。其上易知。本末也。初辭擬之。卒成之終。則末者終也。經上文云。王厥有成命。擬之之辭也。今言其成於終焉。或曰。亦顯者言。王因亦顯也。今不從者。因亦之辭。非所以尊君也。詩十月之交云。黽勉從事。不敢告勞。以言此經。非其義也。成九年左傳云。敢拜大夫之重勤。今自我言之。故曰非敢勤也。漢

書宣帝紀云。臣下各奉職奏事。奉職者。奉事也。今召公奉事。則奉幣焉。周官大司徒云。各共爾職。共與供通。釋訓云。翁翁。訛訛。莫供職也。蔡傳云。奉幣者。蓋成王將舉新邑之祀。故召公奉以助祭云。今不出之者。經言祈天。非祭祀之祈也。成王新邑之祀。烝祭也。非祀天也。祀天。無助祭者也。夫奉幣者。以是爲供職之辭爾。未可執一以言之也。經曰。予小臣敢以王之讎。民百君子。越友民。保受王威命明德。曰。惟恭奉幣。用供王能。祈天永命。皆以一句讀也。其曰百君子。曰友民。曰奉幣者。可微讀之爾。或疑其句之長者。此不足疑也。經上文之讀曰。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。以之爲文。貫下而言也。今敢以之以實相應焉。當如例求之矣。盤

庚大誥諸篇。不有句之長者乎。韓子云。氣盛則言之短長。與聲之高下者。皆宜。蓋經之爲文也。其氣莫盛焉。故句之長者。宜矣。其句之短者。若所謂今休。所謂王亦顯也。豈不宜哉。詩公劉。毛傳云。篤厚也。鄭箋云。厚乎公劉之爲君也。隱三年左傳。言詩洞酌云。昭忠信也。故曰。潢汙行潦之水。可薦於鬼神。其義也。詩卷阿。毛傳云。彌終也。藹藹猶濟濟也。毛之釋彌。從釋言義也。而傳無釋性者焉。鄭箋云。媚愛也。朱子云。君子。王也。其詩言君子。又言天子者。朱子謂此猶曰。王于出征。以佐天子云爾。呂氏祖謙云。彌爾性者。充其性。至於無虧也。蓋以德性言之也。今以毛言彌終者。通之。不亦可乎。易乾文言云。知終終之。蓋終其德性。中庸所

謂盡性也。絲是而永命焉。易說卦傳云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。其義也。鄭箋云。使女終女之性命。無困病之憂。絲鄭言之。蓋以性猶孝。經毀不滅性之性也。是彌性卽受命之長也。其於詩辭則復矣。朱子言壽終者。蓋與鄭同。今以召誥參之。則詩言德性者。躍如也。

召誥位成圖

冊

召誥城位參洛誥
定宅圖而可明也

左宗廟

大祖廟居中左昭
右穆以次竝列焉

北

內朝
闈

治朝
闈

饋

饋

外朝
闈

外位
在
郊
外
南

市位在
後

內朝卽路寢也畢門
卽路門也泉門卽南
門也

右社稷

謹案書冊中之圖以
得意象者爲第一義
故不爲藻繪也

冊

尚書集注述疏卷十八終

門弟子校槧於讀書堂